

权倾天下

归枫之

叶梵 著

QuanQing
TianXia

她胸怀天下
却无奈卷入儿女情长的漩涡之中

女人之间的斗争比朝野上的男人更加惊心动魄

后宫是各怀鬼胎、明争暗斗的是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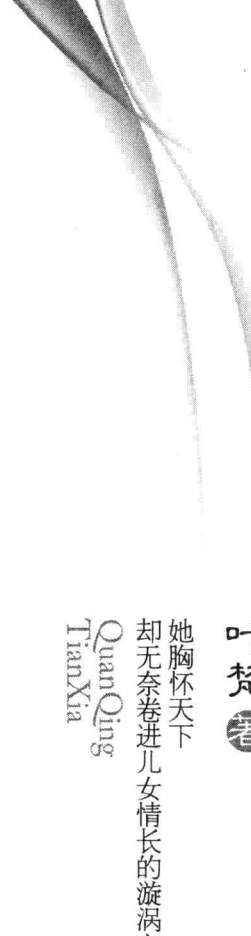
QuanQing
TianXia

金枝玉叶的公主 在宫廷内外施展美人心计 展现美轮美奂的虐恋传奇

本年度最令人期待的华丽大戏，儿女情长、家国天下

她的胸怀究竟有多宽广？

京华出版社



权倾天下

归桐之

叶梵 著

她胸怀天下
却无奈卷进儿女情长的漩涡之中

QuanQing
TianXia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桐 / 叶梵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502-0088-3

I. ①归…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6123号

归桐之权倾天下

著 者: 叶 梵

责任编辑: 陈红梅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 100011)

(010) 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4258173 (传真)

(010) 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730mm × 960mm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30.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2-0088-3

定 价: 50.00元 (全二册)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 (010) 62239845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求全
我宁愿用这万里江山只换你一颗真心！

021 第二章 惊夜
他说，你若想以天下为己任，我陪你。
他说，还没陪你站在高处看最美的风景，我不会死。

040 第三章 雪霁
那些爱恨，悲喜，错过，成败，恩怨……
似雪霁天晴，风过无痕，
唯是历练着我成长的从容。

057 第四章 心劫
原来我选择的路，竟如此艰辛。

079 第五章 情伤
如此深情，何以为报。
江灿，负你，情非得已。

111 番外 江灿篇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15 第六章 风云
初春时节略显荒凉，但放眼望去的平川沃野，
都是燕颖的草木疆域，都是父皇为之奋斗的江山社稷，
都是支撑着她，为之不顾一切奋斗的动力。

146 第七章 将离

原来那从心底最深处要剥离的，
竟是她最敬最爱最疼最牵挂最宝贵的——

179 番外 许则友的回忆

有情又如何，
怎敌得坐拥天下、权力之巅的风光无限！
有意又怎样，
终难逃杀父之仇、亡国之恨的水火难容！

183 第八章 抉择

沉浮在命运里，
我们只落得两败俱伤！

199 第九章 取舍

只有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伤痛，
才能明白心底最深刻的执著，
幸好……一切还有挽回的机会。

228 第十章 归桐

他竟以死，成全了我的天下。
原来彼时的承诺，他从不曾忘。

239 尾声

抛却天下，只为一双眼。

CONTENTS

权倾天下



求全

第一章

今年的冬天仿佛来得特别早，才刚刚立冬，一场大雪就铺天盖地而来，远山近水银妆素裹，天地间缤纷的色彩仿佛在一夜间尽被抽尽，唯余一色。

去南山赏雪，回来实在没忍住就去了南河巷，就着漫天风雪与老顾围炉饮酒，忽然就想起了那首前人的诗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而此情此景，又与诗间的描述何其相似。

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而老顾实在是个有趣的人，适合在这样的傍晚，守在温暖的炉火前，品“芸芸”美酒，聊芸芸众生。

老顾在“淮上春”当老板时看上去精明通达，面对江灿时慈和恭谨，而在小小的院落间，几杯酒下肚后却侃侃而谈，幽默可爱的有时候竟像小孩子一般。

而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经历极广，各地风物人情在他口中竟一点不比《五国秘辛史》中描述的逊色，让西桐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开心之余难免多喝了几杯。

幸好小顾不在，否则对着那张冰山脸，他们估计还真没这么尽兴。只

是西桐真想不出来，如此生动有趣的爹，却怎地会生出像小顾这般沉静冷淡的儿子。

听及西桐如此说，老顾忍不住叹息：“大概是物极必反吧，我和小顾他娘其实都是话痨，他自小就插不上嘴，只好当个听客，便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子。”

西桐忍不住笑了，这个理由果然很强大。

“其实他自小就不太亲近我们，打能走路时起，就像个影子似的跟着世子……”老顾眯着眼看着外面的大雪纷飞，神情间平添了几分无可奈何，举杯又喝了一口酒才低低叹息，“所以这回世子把他留在燕颖，他很难过，于是世子前脚走，他后脚就追了去……唉，孩子大了，我这个当爹的也管不了……”

西桐怔了怔。他们俩天南海北聊了两个时辰，西桐却一直有意在回避着江灿的话题。而西桐不问，老顾也识趣地不说。其实只要知道他活着，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便足够了，其他的知道不过徒添伤感而已。

然而不经意间听到这个名字，西桐的心还是微微一痛，原来那份想念已然占在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轻轻一碰便会酸涩不已，原来不想不念便会不思不痛，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西桐喝尽了杯中的美酒，平复了心绪，才莞尔笑道：“小顾居然爱跟着江灿？江灿又何尝不是……风流跳脱，惊世骇俗，没半分正经的样子？若说江灿是你的儿子我倒觉得挺像……”

话一出口，西桐已然觉得不妥。

人道酒后乱性，纵是她酒量不差，却也比平日少走了几分脑子。面色微红，然而她还未来再说话，却见老顾没有在乎她那句不妥当的话，只是缓缓敛了笑意：“以前的世子并不是……这般模样。”

那沉缓间隐隐夹杂着的心疼竟让西桐的呼吸跟着一窒。

这般模样——是指他的风流妖娆、放荡不羁和游戏风尘吗？纵是知道这些都是他的伪装，她又何尝不为他这些不得不为之的“自保”方式而难过。

“以前的世子极是乖巧懂事，少年老成且勤勉好学，然而自……十年前宫中那场刺杀，令他九死一生之后，就渐渐转了性子……”老顾的声音

渐渐低了下去，说不清语气间的是心疼还是感伤，静了半晌却抬眸淡淡道，“我果然是老了，人老了话就多了，公主想必不爱听。”

他说这话时，目光灼灼地盯着西桐，曾经熟悉的精明锐利顿现。

西桐又何尝听不明白他的弦外之音，果然，天下没有白喝的酒呢。她握了握手中的杯，抬眸迎向他，忽然笑道：“江三皇子的舞跳得可真好看呢，顾老板，你说是不是？”

老顾听她话音一转，一时间竟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不由微怔。

“媚而不俗，柔中带刚，藏而不露，一曲《泽风》才让西桐明白，强极则辱，刚极易折的道理，能屈能伸，乃大智慧，原来他……十年前就懂了。”西桐缓缓开口，而后仰头饮尽了杯中的酒，淡淡笑道，“眼看天快黑了，雪天路滑，我先告辞，改日再来叨扰。”

说罢，取了门口的淡色披风，转身推门而去。

老顾竟被她这句话说得惊怔良久，直到回过神来，却见那高瘦纤弱的身影已融入风雪，渐行渐远。

老顾起身几步，立于门口，猛然而来的风将细碎的雪花卷在他带了深深沟纹的脸上，却没有冻去他唇边渐渐扬起的笑意——原来这女子，果然……值得世子动心呢！

南阁拢着极是温暖的炉火，西桐靠在屏风后面一处极是隐蔽的角落里有点昏昏欲睡。

“芸芸”虽然清香醇厚，酒劲不大，但因为昨天实在多喝了几杯，所以今日醒过头还有点昏昏沉沉的。用力掐掐手臂内侧让自己清醒，人道贪杯误事，果然不假。

“这么说，沈相的意思是不战？”蓦地一声冷笑响起，让西桐身子微震。她识得，这是任相的声音：“北野多年没给太后贺过寿了，今年却以此为名派来十余名使臣，入我境四十里又称这些使臣无故失踪，分明就是以此为由企图挑起征战扩大其疆土，我朝若一味委曲求全，岂不正中他们下怀？”

西桐一怔。北野国与燕颖又在交恶吗？两个月前听淮风密探说，淮风跟北野一度关系紧张，她估计与之前的东篱购粮一事不无关系。只是不知

道淮风太子用了什么手段竟平息了此事。看来与淮风没打起来，这是要打燕颖的主意了——蓦地西桐悚然一惊，突然那天的疑问又盘旋在了她的脑海中，北野为什么会买粮？

北野虽地处漠北，但近几年来却一直没有过天灾人祸，而且他们偏于游牧，本不需要储存过多粮食，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动用大批粮草，而这些事中，只怕唯有战事最需粮草。

东篱地处海内五国最东，北野若要买粮唯有通过淮风和燕颖任意一国才能抵达，而他们既然通过了淮风，很明显必是与他们有盟约，只怕战事一起，针对的便只有——燕颖！

或许江灿也猜透了这层关系，又或者他认为此行北野并没如愿得到粮食所以一时起不了战事，所以没跟她言明——果然是自己太笨，竟没想到其中利害。

西桐越想越是惊心，不管怎样，看来北野与燕颖之战，蓄谋已久！

透着屏风，忽听有人又道：“任大人说得极是。北野近几年来厉兵秣马，分明早就有此意，我们去议和，不知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堵住他们的狼子野心。”西桐听了许久的政事，已然能够分辨得出，说话的是兵部左侍郎，“何况我燕颖兵强马壮，又何惧他北野挑衅……”

“付大人莫忘了，七个月前燕颖旱灾，四个月前燕颖水患，这兵强马壮却也需粮草先行，付大人又要我们户部再去哪里寻那许多粮食。”

户部右侍郎丁无忧在一旁缓缓开口。此人是新近提上来的要员，像这样官拜三品以上的官员，最近朝堂之上更迭了不少，大部分都是近些年来科举提拔上来的青年才俊，而非士族之流，似乎将任相的专权势力冲淡了不少。

果然，此番话出口，兵部侍郎的面色不太好看了。大家心照不宣，上次从东篱购粮一事虽解了燕颖燃眉之急，却非长久之计。

“我燕颖立国虽然只有二十余年，周围几国欺我新朝成立曾发动过多次挑衅，燕颖却从未打过一场负仗，如今对方已经兵临城下，难道此时却要燕颖不战而降被人耻笑吗？”任相缓缓开口，声音里含了几分压迫。

一个温润清淡的声音朗然响起：“北野此次借口使臣失踪而屯兵边关，虽动机不纯，然红叶以为，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却是仓促应战，会

很被动，不如……”

“沈相此言差矣。我国与北野一向关系不睦，平野关也为燕颍屯兵之重地，说不上什么仓促应战。”左司马樊如天冷冷打断沈红叶的话，“老夫从戎二十余年，与先皇并肩作战，经历过上百场战役，有备无备自然比沈相看得清楚。”

沈红叶沉吟了片刻，清淡如水的声音依旧响起：“红叶只是希望能够从长计议，何况此次他们的使臣莫名失踪，红叶以为并非只是他们的借口……”

“什么莫名失踪，分明只是托辞！不过沈相一介文人，自然不能去边关征战，老夫愿自请平野边关……”樊如天语带不屑的声音再次打断沈红叶的话。

“樊将军年近花甲，怎能轻易涉险，您只需坐镇后方指挥便可，晚辈不才，愿替将军当这个马前先锋。”有人笑道，是任相之子，兵部侍郎任飞宇，“陛下，臣愿前往，只需粮草万石，兵马三万，定让北野铩羽而归，让他们识得燕颍之威。”

西桐知道此人。因为四姐姐之故，他常出现在内庭，偶能遇见，人长得很是英俊轩昂。加之听政这段时日以来也感觉到此人虽是任相之子，却比任相多了几分正直仗义，只可惜却也偏了几分鲁莽冲动。

听他如此说，话虽不多但说得极是慷慨，西桐不由轻叹——刚刚一番争执，唯有他是真心想为国出力吧，只可惜其实也不过沦为党争之筹码而已。

这几个月朝中一系列人员变动，有意无意间削弱了任相势力，特别在兵权方面，兵部尚书因年事已高离任之后，一直空缺，京城禁卫也做了不少调整，加之上回的筹粮一事为西桐和沈红叶所为，让户部面上无光，高尚书也消停了几分，而此时若与北野开战，或许能让任氏一族再争取些许利益回来。

“关于此事，太子是何意见？”昭帝不答，却问了一旁静默着的太子天承。

天承似乎没想到父皇会忽然点到自己，犹豫了一下才缓缓道：“儿臣觉得……任相及樊将军所言甚是，如果不得不战，儿臣愿意与任侍郎一起

去平野关以震军威。”

耳畔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叹息，西桐分不清是父皇的叹息还是自己的。

她与父皇父女连心，但相信太子哥哥同样与父皇是父子连心啊！她知道以太子哥哥的智慧定然能够明白其中种种利害，而如今太子哥哥的这番回答，却分明是折中而为，不想惹怒父皇，却也不愿开罪任相——可是值此关头，这般模棱两可之言，除却明哲保身，又如何能替父皇分忧！

“太子殿下为国之储君，又如何能够轻易涉险，此事交与兵部便可。”果然太子此言一出，便有有心之人顺势而言。

“陛下，臣也相信我燕颔不乏遣兵用将良才，亦有足够实力与北野一战，然现在并不是时机，当务之急还是先调查北野使臣边关失踪一事，毕竟战事一开，又将生灵涂炭，臣一直以为兵者，为下下策，非不得不为时方用……”沈红叶依旧语调清朗，似一抹清流不徐不缓，淡然自若。

“那老夫倒要敢问沈相，何为上策？议和要有筹码，沈相是想割地、纳贡，还是和亲？”任相的目光忽然凌厉了几分，隔着屏风似乎都能感受到那其间的冷意，“北地多蛮女，他们倒是一个个觊觎我朝宗室之女的美貌气质，估计若嫁个公主去他们兴许能够一时退兵，刚好七公主知书识礼、气度优雅，又尚未嫁作他人之妇，只是不知道沈相肯不肯割爱，舍己为国……”

“任相！”沈红叶的声音忽然冷厉了几分。

听及此处，西桐心中一紧，沈红叶果然被这只老狐狸给算计了进去。

按理来说，以任相的身份和心机，这般不体面的话，断不该从他口中说出，然而他这般说，便是为了激怒于他。

而任何人，一旦失却冷静，都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透着屏风，依稀看着父皇略是僵直的背影和握在软椅扶把上微露了青筋的手，西桐眼眶一热——任相老谋深算、一箭双雕，此话又何尝不是在试探父皇的底线。

毕竟当初让她随行去赈灾筹粮，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公主应有的行事范围，从不得宠几乎被遗忘的公主，到身负重任的钦差，任相心中的担忧她又如何不知？

“任相言重了，为国祚相信朝堂任何一位大人皆可抛却身家性命，何况身为天家血脉的公主，必是更能体谅和牺牲。”忽然沈红叶缓了口气，说得风清云淡一般，“只是下官记得，不止七公主，似乎四公主也只是与任侍郎订了亲而已。”

随着沈红叶一字字地开口，西桐只觉得原本温暖如春的南阁竟比漫天风雪的屋外还冷上几分。

“沈红叶，你什么意思！”果然，第一个按捺不住的是任飞宇，也就是面圣需要解剑，否则只怕此时任飞宇定要拔剑相向了。

沈红叶却不理会任飞宇的冷厉，轻轻挑了下唇角笑道：“天下之事若都只需和亲就能解决，那陛下多生些公主岂不连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省了？任相身居高位多年，必是更加深切明白此理，相信刚刚任相也不过是说笑而已。”

听言语间，沈红叶的情绪已恢复正常，但这样谈笑中却咄然逼人的沈红叶，却是西桐感到陌生的。西桐似乎隔着屏风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目光中的凌厉——果然，是她低估了他。

“诸卿何必做此意气之争，无论如何朕不会用自己的女儿去换什么国之利益。我燕颖木氏立国二十余载，虽不主动去扩张疆土，却也绝不会任人欺侮。”昭帝沉声道，帝王威仪顿现无疑。

“陛下圣明。”众人都忙道。眼见任相一方面上渐露喜色，昭帝微微叹了口气，又缓缓开口：“不过沈相所言极是，兵为下下策，朕亦不愿边关再起战事，更何况，如今燕颖屡灾，粮食减少，国库不足，诸卿心里也都十分明白，休养生息实是燕颖存国之道。所以朕今日找诸卿来议，也是期望能够找出应对之策，至少能给燕颖缓息之机……”

西桐亦暗自苦笑，父皇之意再明显不过，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任相一党若再主战，便是有违圣意了。然而其实这一番境地众人又有谁不明白，相争也不过都是利益的驱使罢了。

果然，屋内众人面色似都有些异样，纷纷称是，却谁也不再言语。

屋中静默片刻，忽听沈红叶缓缓开口：“臣恳请陛下容禀。臣以为如今当务之急是查明北野在边关失踪使臣一事是否属实，若真有此事，臣以为当尽快帮北野找回失踪之人，或许能将此事化解……”



“找，莫须有又如何找？”任飞宇冷笑。

沈红叶道：“北野所下战书言之凿凿，臣以为不像作假，何况纵是作假我方也必要有所姿态，以示燕颍大国之气度。”

“臣以为沈大人所言极是，查明此事，总要还燕颍一个公道，若真是北野诬陷，至少也要将其狼子野心曝于天下，如此不清不白贸然迎战，却落得我理亏在先的名声了。”一直没有开口的礼部尚书此时上前，点头称是。

“所以臣认为，即日便遣使知会北野，请宽限时日静待我国调查此事，一方面可着人仔细调查，另一方面可积极备战。臣以为并非不战，只是战而有备，战而有因，方为上道。”

昭帝闻言，眉宇间微微一动，目光扫过众人：“众卿以为如何？”

“老臣也觉得沈相所言有理。”想不到此时出言支持沈红叶的却是任相。

忽见他上半步，向沈红叶长揖道：“沈相果然少年英才，才思敏捷，思虑周到，此事是老朽操之过急，刚刚言语得罪之处，还望沈相见谅。”

这前倨后恭之举让西桐心间微微一动，此时却见沈红叶忙侧身半步恭身回礼道：“任相言重了，同是为国所忧所虑，只是角度不同，红叶年轻浅薄，有言行不当之处，也望任相海涵。”

一时间笑泯恩怨，同仇敌忾，仿佛刚刚的重要条件、剑拔弩张只是恍然一梦——西桐也忍不住微笑，果然世事如戏，这出戏竟比戏台上演的还要精彩纷呈。

任相此言一出，众人自然也随声附和，直到此时昭帝才道：“朕也以为沈卿之举可行，既然众卿也都认可，那么便按照这个意思办吧。事不宜迟，至于人选……”

“臣愿亲自前往平野关调查此事，还请陛下恩准。”沈红叶忽然郑重行了大礼，语意温和从容，抬眸间目光清亮幽朗，“臣虽不才，但臣以为唯有如此，方显我国重视与诚意。”

屋中空气又是一凝。就连西桐也没想到，沈红叶竟会主动请缨。

果然昭帝也是目光微闪，沉吟道：“平野关地处两国之界，一路艰

难，且战事一触即发，朕以为沈卿身为国之右相……”

沈红叶恭敬叩首：“谢陛下体恤。臣虽为文官，却一直向往骢风塞北之景，臣亦想见识一下平野巍峨和我雄关铁骑之姿，何况若臣真能凭三寸之舌化解两国纷争，少让两国百姓涂炭，却也是臣之万幸，还望陛下成全。”

“沈相好气魄！”任相忽然抚掌笑道，“沈相一介文臣尚有这豪情壮志，老臣着实钦佩。老臣不才，自荐臣之犬子、兵部右侍郎任飞宇随沈相前往，一来可随身相护沈相一路无虞，二来随时提防北野开战，若真是和谈不成，也能在边关尽几分心力，替陛下守这城池不失……”

“任相所言有理，臣去和谈只是良好意愿，万一功亏一簣，两国交战不可避免，任侍郎也可会同边关诸位将士替我燕颖镇守边关，力克强敌。”沈红叶居然在任相此言之后点头相和。

“陛下，臣愿随沈相前往。”沈红叶音未落，任飞宇便已跪于沈红叶身侧，“臣虽才疏学浅，愚钝粗笨，却也跟着樊将军和陈将军打过几回仗，此次容臣再去历练，纵是马革裹尸，也定然不教胡马度阴山！”

昭帝自任飞宇缓缓扫至任相，目光定在沈红叶身上，微微闪动了几分幽然，静了半晌方缓缓道：“一文一武，一明一暗，任卿与沈卿，果然——为朕谋得好计。”

“明为一文一武、一明一暗，实为一放一纵、一取一舍……敢问沈相，你与任相这般计谋，究竟是何打算？”

西桐抬眸静静打量着眼前的男子，长身玉立，一色月白长袍，分明如初见时那样，皎然如谪仙般清雅从容、温淡如水，然而她却越发地看不透他——或许她从未看透过他，但即便如此，她却愿意信他，信他一番为国为民的忠心执意。

沈红叶亲手执了壶替她满上茶水，那清浅无波的眼中终是缓缓漾出几分涟漪：“原来堂堂太极宫南阁的天子眼前，竟也有人偷听墙角……”

他果然知道。今日才散了朝不久西桐便来了“红叶居”相询，用的还是南阁时昭帝的原话，她并未想瞒他，更何况以他的耳目心机，又怎会猜不到！



西桐听他难得言语间的轻松戏谑，不由抿了抿唇，终是散尽眼中的不甘不安，轻声叹息：“你这又是何苦，且不说平野关战事一触即发，凶险非常，你竟还肯让任侍郎一路相陪，又与虎狼环伺有何区别？”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沈红叶忽地轻声道，眼神依旧温朗，却没由来让西桐握了茶杯的手一紧，茶水溅出一两滴，落在她白细的手背上，顿时红肿了起来。

他忙伸手替她取下茶杯，另一只手却拉了她欲躲的手，语意间微含了心疼：“怎地这么不小心。”

“不……不妨的……”

沈红叶仿佛没注意她的尴尬，起身从书架的一道暗架抽屉取了一个青瓷小瓶和一柄小小木匙，复又回身：“这瓶药还是当日你赠我的，幸好还余有一些。”

他的声音柔和，眼神柔软，手指却坚定温暖，一时间西桐竟不知如何应对，只是轻轻垂了眸任他替自己上药。

上回也是这间屋子，他受伤她替他换药裹伤，亦是那回他坦言求她只是因为时局和自保……恍恍然如前世，然而岁月却再不能回头，他又何必如此。

“北野的确一直有不轨之心，可前几月与淮风交恶之事尚未处理好，我倒认为乌延达还不敢同时开罪淮风与燕颍两国，所以此次虽下了战书言辞激烈，却未必真想起战事，不过是借此一事来探试我朝态度……”此时忽听沈红叶低声轻言，却字字清晰。

西桐望向他平静清亮的眼，心渐渐平静，思绪也明朗了几分：“既是如此，你又何必非要去平野关？”

“因为我派人查过，北野确有使臣入平野关。”西桐手下意识微动，沈红叶握她的手紧了几分，却一字字道，“然而通关记录却不翼而飞。”

“什么？”再顾不得他替她上药的尴尬，西桐微抽了口气，“你是说有人故意抹去了这些人的行踪？难道……”

沈红叶淡淡道：“北野真战假战，刚刚朝堂之上哪个人不是为官多年，老谋深算，又焉能看不明白？”

西桐微怔，心头恍然——纵是假战，若是有心，只怕他们也可以把它

变成真战。

轻轻吁了口气，他又道：“所以我必须一去。”

“可为什么要答应与任侍郎同行？”

“我若不退一步，任相岂可安心？”沈红叶轻声开口，目光中却闪过一丝冷意。

西桐没由来一惊：“那你岂不是……”

“放心，我身边自有人护得周全。”沈红叶见西桐的不安，只觉心中一暖，笑着抿抿嘴。

面对他的坦白，西桐咬了咬唇，沉吟了片刻，终只是缓缓道：“你……一路小心。”

沈红叶忽然笑道：“放心吧，我总不会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我还要看这天下的清明盛世呢。”

说着，他忽然敛了笑容，定定望着西桐：“多谢……谢你信我！”

想了想方明白他的意思，西桐却不由面上一热，见他眸间的点点璀璨，又一时间只觉得这般的气氛过于暧昧，咬了咬唇，她别过眼轻叹：

“难道为了一己之利，竟真将国家及百姓利益弃于不顾吗？若说亏空国库、中饱私囊事小，只为自己争权夺利，让天下大乱，百姓流离，这般事情难道不愧对良心？”

望着眼前女子眼中的回避，沈红叶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静默良久才开口，目光和声音已然一片宁静：“人坐到太高的位子，便只能进，不能退了。纵是他想退，但要顾虑的事情太多，或者身后的众人已让他不容失败。”

西桐嘴张了张，却还没来得及开口，沈红叶又道：“说句大不敬的话，燕颖木氏二十余年前如何得的天下，你可知道？”

西桐怔了下，却终是闭了嘴。

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四年前，从父皇口中她有所耳闻。皇祖初为奕朝震北侯及大司马元帅，手握边关二十万兵权及京城护卫之权，身经百战，荣宠无限，位极人臣。然功高震主，便有奸佞小人进谗言于奕朝朱氏皇帝，前朝皇帝听信之后要卸皇祖兵权，打压他的势力，也自然有人落井下石，上表皇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于是权力被夺，家人入狱，朝中的相厚好友被谪贬，一同出生入死的同泽兄弟被流放……种种手段压力之下，终于忠诚化为不甘，权力化为欲望，皇祖在朝中旧友的支持下，在边关十数万铁骑的忠心下，直驱京城，逼宫夺位，改朝易帜，成为燕颖的开国之帝。

虽然最初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反，然而皇祖终究自感有愧，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便抑郁而终，将皇位传与父皇。

思及往事不过寥寥几句，可当初皇位之争就算如何迫不得已，却终究是血流成河……归根结底，也不过诚如沈红叶此时所说，人站得太高，牵绊太多，便已是身不由己。

西桐不由低头苦笑，这一切又能说孰是孰非。

不知为何，见她唇边苦涩，沈红叶的心竟微微拧了一下般的痛，于是他轻轻握了她的手道：“别胡思乱想了，都是我不好，跟你无端提前朝之事。而任青云所作所为又怎能跟太宗皇帝相比，这十余年来，他早是燕颖之毒瘤，如若不除，国之危矣。”

趁父皇之危抢夺兵权，利用卑劣手段逼父皇扼杀自己亲子将母亲打入冷宫，亏空国库中饱私囊，培植势力独断朝纲——沈红叶说得不错，任相又怎能与皇祖相比？！面对国恨家仇她又如何能够淡然？

静默良久，西桐缓缓道：“我亦曾听说前朝老臣骂皇祖为乱臣贼子。可是，我一直以为，前朝之亡虽是经皇祖之手，却非皇祖之过。明察秋毫，知人善用，用人不疑，权力均衡，种种君王之道若用得当，又怎会亡国？归根结底，前朝亡国，却不过是亡于己手。”

沈红叶良久没有开口，西桐抬头，却见他面色不知何时竟异样苍白，而苍白间却又夹杂着她看不透的震惊。

“摄君……”第一次见他这般失态的表情，不由让西桐不安，相唤之下情不自禁地回握他的手，却只觉得他的手竟冰冷得仿佛不带一丝温度。

如梦般恍然，沈红叶终是回过神来，一双手仿佛无意间抽离，垂眸叹息：“是臣失态。”

西桐没太在意这些，只是关切地道：“摄君可是哪里不舒服？”

沈红叶摇头，静默良久面色才缓缓恢复，语意间也似往日温淡从容：“听君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顿悟之间，红叶不由失态。”